

中国小说排行榜 Chinese Top

中国小说学会
权威评定 Stories

长篇小说

《解密》 麦家
《把绵羊和山羊分开》 张懿翎
《远去的驿站》 张一弓

中篇小说

《遥远的温泉》 阿来
《松鸦为什么鸣叫》 陈应松
《红汞》 王松
《瓦城上空的麦田》 鬼子
《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 孙惠芬
《救灾记》 陈世旭
《七宝楼台》 陈平
《猜到尽头》 东西
《过滤的阳光》 衣向东
《家园》 艾伟

短篇小说

《地球上的王家庄》 毕飞宇
《黑猪毛白猪毛》 阎连科
《猫与鼠也缠绵》 陈忠实
《库麦荣》 贾平凹
《白雪猪头》 苏童
《上边》 王祥夫
《我爱小丸子》 潘向黎
《突厥》 杨剑敏
《李大筐的脚和李小筐的爱情》 尉然
《给马兰姑姑押车》 刘玉栋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2 年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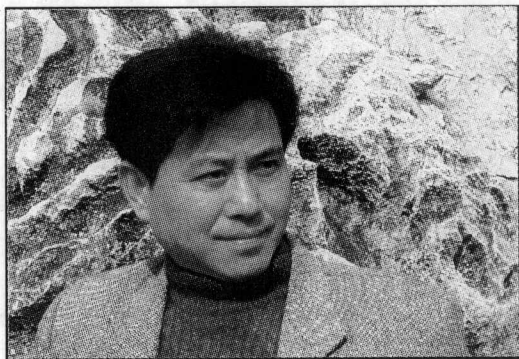
小说排行榜

(下)

中篇小说卷

中国小说学会编

时代文艺出版社



陈世旭

陈世旭

陈世旭，汉族，1948年生于江西南昌市。1979年创作《小镇上的将军》获同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先后出版长篇小说《梦洲》、《裸体问题》、《将军镇》、《世纪神话》等。短篇小说《惊涛》、《马车》、《镇长之死》分获1984年、1987—1988年全国优秀小说奖以及首届鲁迅文学奖。

现为江西省文联主席、作协主席，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中国文联委员。

救灾记

陈世旭

城门镇石埠村其实是个荒湖洲。城门何以叫“城门”，石埠何以叫“石埠”，没有人说得清。倒是有“城门无门，石埠无埠”的话。

秦友三说，这是民间理想幻化的结果。起先，人们在森林采果，在深山打猎，在洞穴生火，在江湖捕鱼，在原野耕作。他们唱“断竹，续竹，飞土，逐肉”，他们“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后来，因为余裕和短缺，就有了交易，就有了“朝聚井汲”，就有了“市井”，就有了算计，就有了攻伐，就有了城廓。古话说“筑城之卫君，造郭以守民”，这就有了城市。“埠”呢，固然有码头的意思，更用来指大城市。城和埠，就是人多的地方，繁华闹热的地方，车水马龙、灯红酒绿、茶楼饭馆、俊男

美女、歌场舞台、声色犬马、丝竹管弦、侈靡淫佚成群成堆的地方。也就是世代只看见远山近水、高树矮草、老桥古井、竹篱茅舍、鸡鸣犬吠、猪屎牛尿的偏远地方的乡下人做好梦时去的地方。

岳卫东听得眼睛直翻白，似懂非懂。尤其搞不明白秦友三怎么会突然变了个人。他在机关里从来无声无息像个木头人。有一回向岳卫东打听他的一张稿费单，没有开口，先就脸红了。那张稿费单岳卫东居然弄丢了，他竟没有再问。现在到了乡下，面对岳卫东这么一个从不读书看报的勤杂工，竟口若悬河，仿佛要把一肚子像塞满了的袋子似的学问都倒出来。更像一个攒足了憋急了的人，总算找到茅坑，一下子扯落裤子，一泄如注，痛快淋漓。

秦友三还有几个月就到退休年龄。中等师范毕业，先是当了几年小学教师。因为业余写些小说散文之类的，有了些影响，调到省作协办的一个文学期刊当编辑。文革时作协砸烂，刊物停刊，整个机关都一锅端到乡下。后来作协和刊物都恢复，他也跟着回来重操旧业。差不多当了大半辈子编辑，要以此终生了，刊物却办不下去了。先前的财政拨款除了发工资，医药费都报不了销。稍有些活动能力的或下海或从政或去特区、纷纷跳槽走了。剩下几位走不动的就策划改刊，走市场的路子。其实怎样才是市场的路子，鬼也讲不清，反正是不能发表正经的诗歌小说之类。

秦友三平日在编辑部，除了被自己无休无止的劣质香

烟薰得咳嗽，从来没有响动的。他那张桌子在门后边最暗的一个角落里，上面杂乱地堆满了杂志和稿子，严严实实地挡住了别人的视线，要是没有从那后面弥漫上来的一片永不消散的烟雾，鬼也不晓得那里还躲了一个大活人。但这并不等于他对刊物的事不上心。眼见得大厦将倾、大势将去了，他在那堆纸墙和烟雾后面闷闷地说：“一个省一个文学园地总要的，不然拿什么培养文学人才。”

同仁们一致说他自作多情。问他，哪个要你“培养”？哪个认你账？几十年间，许多在他手上发过处女作的作者，有的农转非了，有的工转干了，有的小官升大官了，有的在文坛上混出个人五人六了，有哪位还记挂当年？还记挂一个小小的无名省刊里的一个从小编辑变成了老编辑的秦友三？偶尔有人到编辑部来，顶多就是为编辑部的越来越破旧凌乱、为秦友三黑里泛黄、胡子拉碴、越来越老的脸和他手指上几十年都不变牌子的廉价烟一惊一乍地叹口气而已。

秦友三说：“这并不说明什么。我从来没有指望哪个回报。要讲回报，他们功成名就，就是回报。”

大家都笑，叫他“秦圣人”。说世上这样的圣人早就死绝了，没想到这里还剩了一个。其实我们懂你的心，不就是职称没有解决么。即使刊物不办了，我们也一定设法让你一酬壮志，爬上副编审这一格。

秦友三的学历是中专，因为文革中断，编辑岗位的连续工龄又不够规定的年限，在编辑系列职称评到中级就算

到头了。在他后面先先后后进编辑部、一口一声叫他“秦老师”的小年青们因为是大学毕业，或是弄了个党校函授的马列或政治经济学之类专业的本科文凭，早都成了副编审甚至编审了，他仍在原地踏步。以至于引起了大家的深切同情。这次省里组织万名干部下乡救灾，省作协摊上两个名额，秦友三抢着报了名。大家也都说这是老天赐给老秦的最后一个良机，下去立个功弄个先进模范回来，破格评个副编审再退休应该不成问题。

岳卫东连着两年高考落榜，在家里瞎混，没事就跟巷子里的小老板到南边跑运输打货。老子怕他跟坏伴，出事，提前退了休，让他顶替自己到机关做勤杂工。做了半年，什么事都做不顺当。先是让给各个办公室扫地打水。他在家原来是连油瓶倒了都不扶的，哪里甘心伺候别人。十天半月也不见他扫一次。偶尔拿了扫把，却恰在大家上班的时候，把一个机关弄得尘土冲天，不如不扫。提开水则更不能指望他。倒是他要泡茶了，见水瓶空空，骂一帮知识分子懒得屁眼抽蛇。又让他去做收发。更要命，报刊从来不分不送让大家“自我服务”不说，不得不送的信件汇款老是丢三落四。弄得大家总是提心吊胆。先是求他小心在意，再是求领导趁早换人。

领导找他谈话，说，一个年青人要有理想，不能这样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做混世魔王。

他说，我怎么没有理想，振振有词地畅谈雄心壮志：一是当厨；二是当夜总会的调酒师；三是开小车（他看起

来人野，脑瓜子却灵。瞎混的那些日子，他倒是学会了开车，还拿了驾照)。

领导说，有理想就好办。前边两个我们无法帮你。后一个可以，但主要看你自己的表现。你这个吊儿郎当的样子，哪个敢给你车开？给你开了，哪个敢坐？

几个头儿私下也商量过，他老子老岳在机关里干了一辈子，没有功劳有苦劳，对他不能下狠手。只要满足了他的愿望，他也许就浪子回头金不换了。单位好歹还有一辆老掉牙的“伏尔加”，司机也不安心，迟早要换人开的。但至少他要有一点守规矩的表现。否则也难服众。就去做老岳的工作，让老岳动员他参加这次下乡救灾。他听说回来可以开小车，二话不说就答应了。

机关里边都皆大欢喜，有人顶了苦差，其余人就免了受苦。而且顶差的又心甘情愿，真是各得其所。开欢送会，都很真诚地感动起来，一致说：等着二位立功，凯旋回来。二位的事也就是我们的事，到时候哪个不出力哪个不是东西。

分到城门镇的救灾工作组成员总共是四个人。除了省作协来的秦友三和岳卫东之外，另外两位是县国税局的郑科和小程。

郑科是县国税局一个业务科的副科长。县国税局是科

级单位，局下面的业务科其实没有级别，但大家还是叫“郑科”，而且按通例免去“副”字。小程是县委书记的外甥，即本地的高干子弟，去年才从中等财校毕业分到县国税局。城门镇是县国税局联系的扶贫点。他们两位去年就派在这里蹲点，快满一年了。省里统一组织救灾，他们也就直接转到救灾工作组。规定的救灾工作期限结束，使他们原定的蹲点期满后还要在乡下多呆一个多月。对此，两位都没有怨言。向局里表示说一定继续站好这班岗，吃这点亏算不了什么。局领导很赞赏。汇报到省救灾工作指挥部，还上了救灾工作简报，通报表扬到全省。

郑科也好，小程也好，当地群众一律喊作“郑书记”、“程书记”。“书记”这顶帽子最大，戴在哪个头上哪个都高兴，高兴就好。秦友三和岳卫东来了，当地群众（包括镇里的干部们）也都照样恭敬地喊“秦书记”、“岳书记”。

秦友三再三制止无效，竟黑了脸，说：“你们这样太不严肃了。我和小岳连党员都不是，你们不要乱开玩笑。”

弄得一个二个灰溜溜的，脸上挂不住。

郑科说：“秦老师你也真是，乡下风习就是这样，讲礼性。这是抬举我们。你何必当真。入乡随俗才好接近群众。”

秦友三说：“是怎么回事就怎么回事，不能欺世盗名。”

郑科本来的笑容虽说带着嘲讽，却是友好的，给秦友

三一噎，立刻冷硬成一团歪扭的线条，有些吓人。

小程不屑地说：“还是省里来的有水平。”

一下就捅到要害。把四个人划成两个阵营。

其实他们之间的隔阂，从秦友三和岳卫东刚到城门的头一天就发生了。

城门镇离省城并不算太远。上午省直单位参加下乡救灾的干部，在省委机关大院集中举行过欢送仪式后直接就出发，按照“直接下到乡村”的要求，秦友三和岳卫东到城门镇时刚过中午。镇长宋财火领着镇上的一帮干部在镇街口夹道迎接。车一停，宋财火让人接了行李送去住处，把秦友三和岳卫东径直带到了饭桌上。菜一钵一钵地跟着上了桌，都是热气腾腾的。乡下吃饭的时间比城里晚。他们来得正是时候。

秦友三坐了半上午汽车，连东南西北还没搞清，就被人按着坐了下来。他稍稍坐定，头依旧嗡嗡作响，渐渐看清，这是一间用劣质材料装修过、挂满了大红大绿的塑料花草的餐厅包房。包房里人声鼎沸，几张桌子却坐满了人。桌上大钵大碗堆得针插不进。桌桌都上了酒。

秦友三摸摸索索从胸口里掏出刚下车时宋财火递给他的名片，掀起眼镜仔细看了一遍，确信没有错，才对身边的宋财火说：

“宋镇长，下来前，省委领导明确讲了让我们到群众家里吃便饭的。”

宋财火说：“秦书记你放心，便饭有得吃的。你们刚

到，镇上不敢说接风洗尘，总要表示个意思。也就是顿便饭，原很对不住你的。”

秦友三没有听清宋财火对自己的称呼，只循着自己的思路往下说：“这明明是酒席，怎么是便饭……”

宋财火没等他说完：“你们从省里的大机关出来，就是代表了省委对基层的关怀，我们下面的干部群众怎么感激都不为过的。这要叫席，那是让你们见笑了。”

说着就站起来敬酒。

几张桌子都早等着这一声开席号令，秦友三要把何为便饭、何为酒席理论个清楚，不但不合时宜，别人也没有留给他开研讨会的功夫。镇长一吹哨子，满包房立刻就跃马欢腾起来。

秦友三原还想质疑一下：即便接风，他和岳卫东只两个人，就加上早已在这里的县国税局两个转到救灾工作组来的，也就四个人。城门镇是个小乡镇，镇上的党政头脑就是都来作陪，也不过就桌把人。怎么会一下子来几十号食客。秦友三几十年在一个小而又小、差不多要被历史淘汰出局的寂寞的文化社团小单位，除了不得已参加单位小年青结婚的酒席，很少见过这样的场面。尤其这回似乎是被当作了上宾了，竟有几分说不出的惶恐。活了几十岁，还不至于怯场，还不至于受宠若惊，只是不安。出发前机关的头很郑重地交待他，你年纪大，我们自然放心，岳卫东这后生就拜托你了。下去，一是要注意保重身体。搞坏了身体，将来医药费都是问题，单位的财政状况你晓得

的；二是千万不要出事，不要违规。我们这样的单位，一无权二无势三无钱，领导上社会上都看不起，再要捅出漏子，惹出什么麻烦，那就不是你们两个人的事，我们一起去倒霉的。真话跟你说，我们倒并不指望你们给单位立什么功，争什么光，你们无怨无悔地下去，无灾无难地回来，就是好事。你们为大家出了力、积了德，大家会记得的。

没想到，车子才刚上路就明明白白走岔了道，睁开眼睛把尿拉在裤裆里，日后怎么交待？下面的日子还长，开了这样的头，还能保证车子走在正轨上么？

但眼前的阵势，一二个人势单力孤的怎么改变？总不能一见面就跟这么多人翻脸吧。秦友三肚子里纵有万千官司，此时也打不成。只能是犹犹豫豫地随着大伙端起酒碗站起来。

郑科紧跟在宋财火之后端起酒碗向秦友三和岳卫东敬酒：“从现在起我们就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了。能跟省里大机关来的干部并肩战斗，真是三生有幸。”

刚才宋财火敬酒，秦友三站是站起来了，却并没有喝。坐下后酒碗仍放回原处。现在郑科敬酒，他只把手扶了扶碗沿，却不端起。

郑科笑道：“秦老师不至于这么看我不起吧。”

秦友三连忙说：“哪里哪里，我肠胃不舒服。”

郑科很体贴地说：“那一定是饿了，这里吃饭不像省里大机关有规律。你先吃点垫垫底，我先干了。”

一仰头把一碗酒喝下。

两大碗酒下肚，郑科的话马上多了。他斜眼眇了眇闷闷坐着的秦友三：“我晓得，秦老师还是看我们不起。说来说去，宋镇长就是个科级，属于喝白酒、打白条、摸白手的级别。我呢，叫是科长，其实是股级，只够喝黄酒、看黄片、回去搂黄脸婆。秦老师看这年岁，最少也是县处级，属于喝红酒、收红包、亲红嘴那个档次。从这里回去，就该是喝洋酒、抽洋烟、泡洋妞的地厅级了……”

秦友三瞪着眼睛看着郑科，耳边只是一片叽里咕噜地嘟哝，没有把意思弄得太明白。但是看着郑科那张流气十足的胖脸，他能肯定那不是什好话。搁在桌上的手不由自主就有些抖起来，先前极力保持着微笑的脸也一点一点地拉长了。

所谓是一人向隅，举座不欢。场面自然尴尬起来。

忽然包房里响起了一个嘹亮的女声。接着就有一股带着刺鼻的脂粉气的风刮到桌边：“刚才哪个讲宋镇长是摸白手的？也太无知了。如今当上乡镇长，村村都有丈母娘。只要本事过得硬，天天夜里做新郎……”

这是一个其貌不扬的女人。脸皮又黑又糙，鼻孔跟她的动作一样夸张，上面架着一副光闪闪的金丝眼镜。衣着显见是精心考究过的：料子很不便宜，款式上极力往大学女教授之类的知识女性的格调上靠。只是效果不理想。给人的感觉是她似乎刻意要向人提醒自己从外到里的掩饰不住的粗俗。

“你们只管揭发，那个讲胡话的人是谁，我要罚他三杯。”

她充分利用着一个自我感觉良好的女人在男人堆里的特权。

这个女人的出现果然给一桌子的沉闷注入了兴奋因子。众人轰道：“除了你的活宝郑科，还有哪个。”

郑科说：“我也是为了激将省里来的秦老师。我和宋镇长都敬不上他的酒。看看你有没有面子。按说，秦老师是大作家，最尊重妇女的。”

那个女人马上就一扭屁股挤到秦友三身边：“秦老师你好，我叫罗兰，就在这家宾馆服务。听说你们要来住，我激动了好几夜呢。你不晓得，我也是文学爱好者，最崇拜作家的呢。”接着就一亮喉咙，又念了一首顺口溜：“激动的心，颤抖的手，满怀深情来敬酒。领导在上我在下，要干几下就几下。”

“好！”

满包房齐声大喊，震得吊顶上的塑料葡萄串簌簌乱动。

很多年没有人喊他“作家”，这么看得起作家了，更没有一个女人这么热情洋溢的来跟他讨好了。虽然风骚了些，毕竟是对他的敬重。秦友三原准备认真地对待这敬酒的。惟其认真，他对这女人的话也就听得特别清楚。听罢，他先前半张的嘴就那样僵着，好半天，才见他的喉结抽动了一下：“荒唐。”

然后他就丢下狼吞虎咽的岳卫东，自顾走出了包房。

三

城门镇叫是镇，其实就是一个村盘子上的一条小街。街两边是镇党委和政府的机关，牌子都跟省里相关机关的一样大，只是里面没有几个人；几家私人开的土杂店、小吃铺，都半开半掩着没有生意。比较显眼的建筑，一幢是秦友三中午摆宴的镇招待所，现在的名字叫“城门宾馆”；一幢是美容美发厅，有一个很怪的名字叫“芭丹奴”（岳卫东记得省城里有一家叫这个名字的店，是卖鞋子的）。芭丹奴高三层，是城门镇的摩天大楼。一楼门头上一个玻璃破碎的灯箱上标着三层楼的功能分别是：一楼：理发美容；二楼：卡拉 OK；三楼：桑拿按摩。因为它跟相隔不远的城门宾馆的存在，街上的这一段就是城门镇的曼哈顿了。

似乎有人特意要制造一出挖苦讽刺的闹剧，把这两幢镇上最摩登的建筑分隔开的，居然是一个清朝留下来的贞节牌坊。这牌坊显然是多次让人革过命的，前后蹲着的石兽早已缺手断脚，眼不是眼鼻子不是鼻子。牌坊柱子上的文字都敲打得差不多了，但横匾上的四个大字还依稀可以辨认。那四个字是：节凜冰霜，虽然残破不全，却寒气凜然。每个字都像是一张宁死不屈、冰冷彻骨的寡妇脸，对周遭每日生生不息的饮食男女充满了恶毒的嫉恨。

除了行政和商业设施，就是城门镇所在的村盘子里的历任村干部和一些发家致富了的农户的私宅，占地都很大，盲目模仿城里房子的火柴盒子形状，外墙遍贴瓷砖。弄得岳卫东总以为是公共厕所。

整条街把常住的和流动的人口一块算上，也超不过一千人。几分钟就转一个来回。

正是南方十月小阳春的天气，半下午，太阳暖洋洋地照着，一条街都在惬意地打着瞌睡。秦友三和岳卫东转了好几个来回，没有见到街上有什么人走动。四处静静的，所有的屋子都无声无息，黑黑的门窗里面仿佛正策划着阴谋。太阳晒得起烘的街沿墙根下，有三二堆人围着搓麻将。打牌的和看牌的都很文雅，说话都像是窃窃私语。不时响起的洗牌声一下就被街上昏昏然的寂静吞没了。

街上最抢眼的是成堆的垃圾，烂草、枯叶、横流的粪便、污泥、浊水，在亮晃晃的阳光里发酵，升腾起一股股沤馊腐败的恶臭。

这街上的静默跟中午酒席上的闹热恰成对照。秦友三很奇怪，那么多乱哄哄的人这时候都到哪里去了呢？

岳卫东说：“中午醉翻了十几个。没醉的也都去睡觉了。说是养精锐，晚上好喝醒酒酒。”

“晚上还要喝？”

秦友三差一点叫起来。他中午因为摆宴没有进食，晚饭如果还是酒席，食堂也就肯定不会开饭。那也就意味着他还要饿一顿肚皮。

“下午县里有领导来看望救灾工作组，镇上还要摆酒席的。”

岳卫东打了个饱嗝，他中午吃得太多，还来不及消化。

“小岳，这回我要跟你讲，下午你不能再上他们的酒桌了。”

“为什么？”

“我们是来救灾的，不是来喝酒的。”

“怕个卵！他们当官的喝得，我一个平头老百姓为什么喝不得。不喝白不喝。”

秦友三怔怔地看着岳卫东。他晓得岳卫东从来天王老子也不放在眼里的，一旦他要横起来，跟他讲注意影响之类的大话屁事不顶。

沉默了好久，他说：“小岳，我不敢讲我比你老子差不了几岁，对眼下世道的见识，还只怕是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多。你就看我一回老脸好不好？”

岳卫东圆起嘴，粗粗长长地出了口酒气：“秦老师，你一辈子活得这么小心也太没有味了。你今天就是饿死了，又有哪个会说你一句好话？你还指望那班人会在你死后给你也立个牌么？”

刚才看那座贞节牌坊的时候，秦友三给岳卫东讲起过“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古训。这后生居然马上就活学活用了。

秦友三说：“小岳，可惜了你了，你比我有才。你真该